

馬斯克，玩不轉了？

近日，有關馬斯克即將辭職的新聞迅速發酵。儘管馬斯克本人作出澄清，白宮新聞秘書萊維特表示馬斯克將在「DOGE使命完成後以特別政府僱員的身份離開」，而這一份份的任期將在5月底終止。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首日，簽署行政命令正式組建「政府效率部」（DOGE）。DOGE並非經國會立法批准設立的内閣級機構，而是隸屬於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的臨時性組織，由奧巴馬政府時期成立的「美國數字服務辦公室」（USDS）改組而成，旨在「通過現代化的聯邦技術和軟件來實現政府效率和生產力的最大化」。

由「特別政府僱員」馬斯克實際領導的DOGE，自成立之日起便獲得了來自特朗普幾乎不設限的授權，試圖以商業世界的行事風格、技術優先的治理邏輯對聯邦行政體系開展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由此，DOGE也成為特朗普打擊「深層政府」、抽乾「華盛頓沼澤」最為激進，也最得力的機器。

過去兩個多月來，DOGE在聯邦政府中引發了一場大地震，所到之處幾乎無一倖免，在裁撤行政機構、裁減政府僱員、削減項目開支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績，成為特朗普2.0新政的焦點。然而，由於顛覆式的改革行動，DOGE也陷入法律、政治和社會爭議的巨大漩渦，激起廣泛批評。

馬斯克本人更成為眾矢之的。《時代》週刊封面將馬斯克置於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的辦公桌後，暗示他才是美國的真正掌權者。此外，媒體還曝出馬斯克與國務卿魯比奧等內閣成員發生衝突，民主黨指控馬斯克挑戰憲政秩序、觸犯法律，被解雇的聯邦政府僱員、工會和社會組織發起針對馬斯克和DOGE的一系列訴訟，全美掀起抗議浪潮，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公司遭遇股價滑坡、展廳和工廠被打砸、特斯拉車被破壞等事件。

在馬斯克可能轉身之際，DOGE改革是繼續推進還是在困局之中戛然而止，其未來走向充滿了不確定性。

團隊之謎

「我們的國家建立在一個基本理念之上：由我們選出的人來管理政府。然而，美國當今的運作方式已經不再如此。大多數法令，並非國會通過的法律，而是由未經選舉的官僚頒布的『規則和法規』。大多數政府執法決策和自由裁量支出，並非由民選總統或其任命的政治官員做出，而是由政府機構內數以百萬計的未經選舉、未被任命的公務員決定。這是反民主的，與開國先賢的願景背道而馳。」2024年11月20日，馬斯克與拉馬斯瓦米共同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宣



稱聯邦官僚體系對美國構成了生存威脅，提出了特朗普新政府成立後會組建DOGE來改革政府的計劃，並表示「已經為來自華盛頓既得利益集團的猛烈攻擊做好準備」。

此後，DOGE一直備受關注。但自DOGE今年1月底正式運作以來，除馬斯克之外，其組織結構和人員構成就一直是個謎，有關技術官僚與民主監督之間界限的激烈爭論從未間斷。早期，在馬斯克領導DOGE橫衝直撞時，由於其「特別政府僱員」身份引發大量質疑，白宮於2月任命前新冠特別工作組成員艾米·格裡森為代理主管，但這位醫療背景的技術官僚看起來更像是個隱形人，實際職權範圍僅限於管理USDS留任的幾十名聯邦技術官員，而DOGE的核心決策權仍牢牢掌握在馬斯克及其團隊手中。「名義監管者」與「實質操盤手」之間，權力嚴重失衡。

DOGE更大的爭議來自「書獃子小隊」（Nerd Squad）。該團隊由6名年輕工程師組成，年齡介於19至25歲之間，其中3人仍在大學就讀，卻掌握著聯邦政府數字化轉型的底層密鑰。作為技術精英的代表，他們以驚人效率推動改革，似乎毫不畏懼、永不停歇，篤信技術至上，但也因缺乏民主授權、專業倫理與制度經驗而飽受批評。

3月底，似乎是為了回應外界對DOGE改革舉措和透明度的質疑，馬斯克首次攜7名核心團隊成員公開亮相，公開闡述該機構在削減聯邦開支、打擊浪費和欺詐方面的戰略與成果。有關成員包括：SpaceX早期僱員、

馬斯克旗下隧道挖掘公司The Boring Company首席執行官史蒂夫·戴維斯，馬斯克的密友之一、Airbnb聯合創始人喬·吉比亞，醫療保健企業家布拉德·史密斯，摩根士丹利銀行家安東尼·阿姆斯特朗，雲軟件集團首席執行官湯姆·克勞斯，前石油行業高管泰勒·哈森，以及軟件工程師阿拉姆·莫哈達西。從人員構成看，這些人均來自私營部門，具備豐富的企業管理和技術經驗，比「書獃子小隊」似乎更成熟，但其究竟如何決策及開展工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個黑箱子。

「成績單」

DOGE團隊以雷厲風行的改革態勢，在不到三個月時間裡四面出擊，取得了一定「成績」。

第一，採取大規模裁員措施。1月28日，特朗普向約230萬名聯邦僱員發出買斷條約，規定凡在2月6日前自願離職者，可繼續領取工資及福利直至9月30日。據統計，約7.5萬人（占比3.3%）接受了該提議，但這一比例低於白宮預期的5%至10%。此後，聯邦各機構通過解雇試用期僱員等方式加速縮編。

《紐約時報》截至4月1日的匯總數據顯示，各部門已確認裁員56090人，另有171080人的裁員計劃待執行。在已裁員人數方面，部分機構較為突出，例如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之音」的裁員比例均超過99%，教育部的裁員比例達46%，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裁員比例為24%等。若將計劃裁員人數一併計算，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小企業管理局、退伍軍人事務部等機構的裁員比例分別為64%、46%、17%，都會名列前茅。

不過，在執行過程中，裁員計劃也出現了反覆，如國防部暫停部分文職裁員，國家核安全管理局召回數百名涉及核武器維護、核材料監管等崗位的涉密人員，國家科學基金會、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等機構都曾召回部分關鍵崗位的被解僱員工。

第二，推進精簡政府機構。特朗普下令裁撤或大規模縮減部分被視為「非必要」的聯邦機構和諮詢委員會。僅2月份，就有美國國際開發署、消費者金融保護局、美洲基金、美國非洲發展基金會等機構先後停止運營，工作人員被安排行政休假期間。

3月10日，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宣佈裁撤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工作已經結束，該機構82%的對外援助計劃被刪除，剩餘職能併入國務院，使這個2024年預算達到500億美元、員工規模達1萬人的龐大政府機構實際上不復存在。

3月20日，特朗普簽署行政令，要求教育部長琳達·麥克馬洪採取一切必要手段關閉教育部，將教育管理權歸還各州，並將針對低收入、殘疾和特殊需求學生的項目併入其他機構和部門。

第三，對政府財政進行「開源節流」。一是削減財政支出。一方面，利用技術手段審查政府資金浪費情況，追回不當支出。馬斯克表示，已發現平均每天存在約10億美元的可疑支出。其中，社會保障成員年齡的異常記錄尤為引人關注。政府數據庫顯示，有1039名社保受益人的年齡在220至229歲之間，另有1人年齡在240至249歲之間，還有1人登記年齡高達360歲。

另一方面，取消「不必要」的聯邦合同及撥款。截至3月30日，DOGE官網的「收據牆」顯示，已在各機構終止7279份合同，停止9283項撥款，分別節省約250億和330億美元，並終止總價4億美元的租用合同。此外，終止對特定國際組織的財政支持，包括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巴黎協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國際機制，禁止向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出資等。同時，審查聯邦機構向非政府組織提供的資金，暫停所有外援補助和貸款項目，如取消數額達7900萬美元的肯尼亞的初級掃盲項目，以及數額為3700萬美元的哥倫比亞女性賦權項目。

二是增加政府收入。特朗普政府正研究出售部分聯邦政府資產。3月4日，美國總務管理局聲稱，已確認443處總面積超過8000萬平方英尺的物業，這些物業被認為並非政府運營的核心資產。不過，其中包含具有象徵性與功能性的機構總部，如司法部、聯邦調查局、農業部、退伍軍人事務部以及舊郵政

大樓等。這些資產預計將在2025年4月報稅季結束後，於6月正式進入市場出售。然而，出售資產僅考慮辦公空間重組，未計算搬遷造成的過渡成本。實際上，這場效率革命的成本依然掛在未來的賬戶上，透支了政府長期運作的穩定性。

第四，終止「多元、平等、包容」（DEI）計劃。在3月4日的國會演講中，特朗普直指聯邦政府在DEI項目上的支出「令人震驚」，並花了很長時間列舉有關情況。例如，4500萬美元被用於於緬甸的DEI獎學金；4000萬美元被用於於定居移民的「社會和經濟包容」，特朗普稱「沒人知道這是什麼」；800萬美元被用於在非洲「一個沒人聽說過的國家」萊索托推廣「多元化」等。截至當日，DOGE宣佈已在32個聯邦機構取消297項DEI相關合同，預計節省支出14.7億美元。對特朗普政府而言，DEI不僅是預算上的「浪費」，更是文化上的「威脅」，傳遞著多元美國的理念，而特朗普及其盟友更希望構建的是一個統一語言、統一忠誠的「傳統美國」。

走向何方？

行政權力的不斷膨脹，既是美國現代化過程中的自然現象，也愈發成為美國國家治理繞不過去的坎。這場行政改革，本質上就是對國家失衡狀態的週期性回應。從西奧多·羅斯福時期擴大聯邦政府干預經濟社會事務權力的初步嘗試，到富蘭克林·羅斯福時期為應對經濟危機而進行的大規模機構擴張，再到林登·約翰遜時期打造「偉大社會」的雄心改革，美國實際上走的是行政權力不斷膨脹、政府監管持續擴大的道路。

不過，20世紀80年代的滯脹危機引發了對政府干預的反思和批判，導致羅納德·裡根發出「政府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的怒吼，並大力推動小政府、去管制的改革嘗試。此後，比爾·克林頓時期為提升政府效率而大幅裁撤聯邦僱員，小布什政府和奧巴馬政府分別為應對恐怖主義威脅和金融危機而對政府進行功能性重組，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聯邦官僚體系臃腫低效的現實。

從這個意義上說，特朗普在第二總統任期發起的DOGE改革，延續了美國總統在特定歷史時期根據國家治理和自身政治需要推動政府改革的傳統，以及共和黨希望回歸里根路線的某種嘗試。DOGE的改革實驗，不過是週期性強化與精簡、監管擴張與收縮這一歷史循環的最新註腳。其烈度和強度是否空前，究竟能走多遠，應置於歷史發展的維度之下去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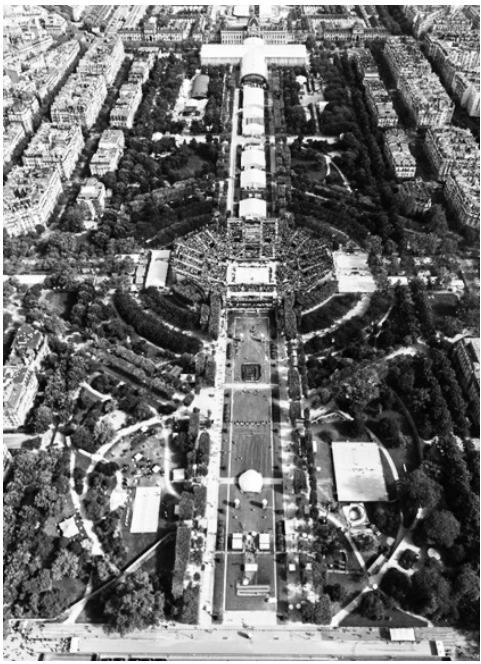
首先，歷屆政府的改革嘗試雖路徑迥異，卻始終困於制度慣性、政治博弈與社會成本的重重枷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政府改革若無法獲得國會的授權與支持，其合法性與持續性必然受到挑戰。1982年裡根成立的格雷森委員會，以2500餘項改革建議描繪了三年內節省4240億美元的藍圖，但最終效果因缺乏國會支持打了折扣。意識到這一點，克林頓政府在推行績效改革時首先爭取國會支持，推動《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成為美國歷史上首部關於政府績效的正式立法。

DOGE改革，則主要依賴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而非國會立法支持，這使其在法律與制度層面顯得尤為脆弱。據紐約大學法學院「Just Security」網站統計，截至2025年4月4日，來自民主黨主導的州、聯邦僱員、工會、非營利組織等群體，已對DOGE及其改革舉措發起至少30起訴訟。

錢昆歐遊打油詩

登塔頂

登上塔頂拍市景，
巴黎風光盡入境。
塔下吶喊聲鶻起，
巴奧賽場超吸晴。



而讓我很不爽的是，得勉強自己陪著蓮子和黃武在車裡，陪著她找珠兒，聽他們你一言我一語地談……你們知道嗎？！我心裡有多驚扭、多不自在嗎。我發誓，不會再當電燈泡了。忽然覺得，「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話很對！你們這樣遠距離的操作，自覺順理成章，實則脫離實際，且重傷了我們的自尊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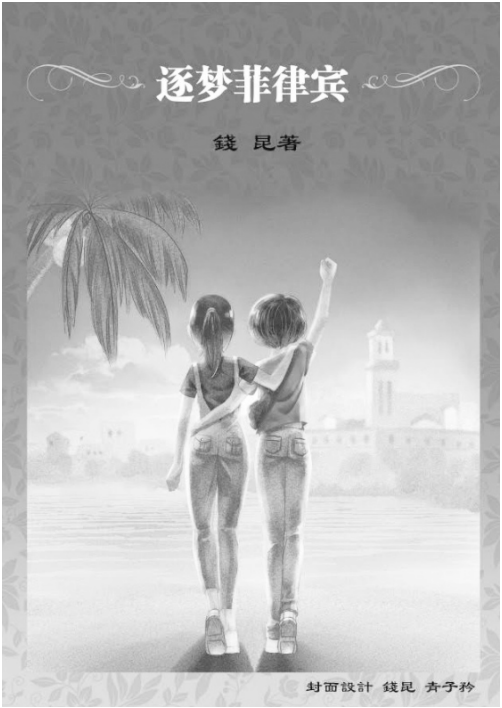
八年前，清姨不是理想著清純、亮麗又水靈的蓮子能同其四表哥速配嗎？先婚後談，結果呢，抵不過一個菲傭。八年來的獨處已讓蓮子的心漂浮，人無定性和處在迷惘中。車費交了又交，我問她為何如此？！她說海莉阿姨無休止的約束和嘮叨，讓她不勝其煩，她想忘記種種不快，以至於把正事也忘記了。現實，已把她折磨得差點遁入空門，只是她從不在家書提及而已，我的到來才給了她重生的信心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動力，你們卻要本末倒置地導演一出又一出的好戲來拯救我，這不是很荒唐可笑嗎？不錯，她長得美，英語和菲律賓話也超級好；但並沒給她帶來好運，如果一味地順從你們的想法去做，不但害了她，也將誤了我。

關於蓮子的事，我不再贅言了。如果你們想知道得更多，就由她直接寫信向你們稟報。

下面，就讓我來揭開菲律賓華社的神秘面紗，認真認真地寫生一下它的真面目吧！

首先，這裡的生活超級現實。一個不能為妻兒老小帶來麵包的人，在這「資」字當頭的社會裡，會被看得如同廢物一樣棄之如敝屣；反之，則被親友和鄉人像眾星捧月似的尊崇。各種榮譽和頭銜也會像套娃式的大頂套著小頂地紛至沓來。因此，賺錢是生活在菲律賓的每一個男子和新移民們的要義；

其次，要發達和出人頭地就得做生意，而要擁有生意則必須有菲律賓國籍才行，否則非法；這就逼迫著每一個踏上菲律賓的這塊熱土又想有所作為的華僑，在擇偶上得屈從於現實，同有居留權的華裔結緣。幾乎沒有人能超脫出來；這些，就說結的十五個同學，除了一人未婚外，幾乎都沿著此模式，境況好的娶華裔女，像鄧伯；或是娶菲律賓女，像陳伯；近的就說麗蘭表姐吧，她的作家老公，是先和蓮子認識的，他們之間有談不完的話，後來，海莉姨叫蓮子不要到店裡了，他也在權衡利弊後，天平傾向了有錢、有房、有



車、有生意、有文憑、又有實力且不是黑戶的麗蘭，這對蓮子的打擊太大了；至於校花佳希插牛糞；街花方蕙入鳥籠，我已在家書中詳述了，在此不再重複。

顯而易見，建立在毫無共同語言上的夫妻組合，有難言的苦楚。最典型的莫過於樓上的陸長巖和李海莉了。蓮子說，八年來看不到他們說八句話；而鄧伯同其妻，則是談了半小時後不是停便是吵，我們同其子女，雖是同齡人，也無共同語言；鄧伯說，舉凡本地生的，若與他們談論文學藝術，則等同於對牛彈琴和與雞鴨說話，這是菲華社會裡中菲聯姻後生活的真相；也是中菲教育不同導致的結果。

對於常住大陸的安娜和安吉兩姐妹向你們誇口說，將為我們找對象這種應酬的話，如果當真，就說明你們的天真和對菲華社會認識的膚淺。試想想，吳臻善和秦城倆，以及你的同學們，這些事業有成的人，哪一個向你拍過胸脯表過態能為我們介紹？

菲華社會的真相之三是女多男少，男尊女卑。不知你有否聽過，一個男子有56個小妾的新聞？此人此事就發生在大岷區，並上了雜誌。事因他暴斃了，56個女人帶著與他生的孩子來奔喪。可見，在菲律賓的女人是那麼的過剩，廉價得像韭菜似的一抓一大把，56個女人被一個男人包養的事絕不是捏造出來的。